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歷史與空間

■ 張桂輝

瞻仰「毛澤東廬山詩詞苑」

近來，關於紀念毛澤東誕辰125周年的消息接二連三。前些天又見一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和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於12月14日上午在京舉行學術報告會，邀請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韓毓海教授和國防大學戴旭教授分別作題為《懿維我祖——毛澤東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地位》和《一個普通人眼裡的毛澤東》的報告。讀着這些消息，想起瞻仰毛澤東廬山詩詞苑的情景，感慨良多，敬意滿懷。

毛澤東廬山詩詞苑，位於廬山東谷海拔1,040米的蘆林湖畔，與廬山博物館、「蘆林一號」（毛澤東同志舊居）毗鄰。1961年7月17日至9月17日，毛澤東在這裡開會、讀書、辦公；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也在這裡工作、休息。在毛澤東舊居的臥室裡，陳列着這位偉人當年使用過的原物——木床、沙發、躺椅、衣櫃、辦公桌、立柱枱燈等。依坡而建的詩詞苑，面對近在咫尺的蘆林湖，湖面波光粼粼，壩上車流滾滾，動靜結合，頗為壯觀；湖心兩座小亭，秀麗精巧，宛如出水芙蓉，匯成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美不勝收。當年，毛澤東曾在湖中擊水暢游。

毛澤東一生愛山，而對廬山情有獨鍾——三次登臨廬山，寫下兩首廬山主題詩，並手書李白《廬山謠》中的「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贈廬山黨委諸同志。1970年9月9日下午，毛澤東從廬山鄱陽路口至牯嶺隧道口，一邊緩緩移步，一邊頻頻揮手，親切接見沿途夾道歡呼的廬山人民，許多人流下幸福的熱淚……為銘記毛澤東與廬山的情緣，2009年國慶期間，毛澤東廬山詩詞苑落成開放，供遊客參觀瞻仰。

夏日裡的一天上午，頭頂白雲朵朵，身邊涼風習習，思念如潮的我，又一次專程前去瞻仰毛澤東廬山詩詞苑。身臨其境，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高2.8米、重1.5噸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合影的青銅塑像。肅立塑像前，彷彿聽到兩位偉人正在親切交談。毛澤東廬山詩詞苑，除了一道順着山勢而建的詩廊，其餘全部露天，但卻匠心獨具，令人流連忘返。詩廊裡，主要刻錄了毛澤東廬山詩、毛澤東手書李白、白居易詩等，以及朱德、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部分詩詞。置身詩詞苑，我時而駐足欣賞，時而立地沉思，集偉人與詩人於一身的毛澤東，形象更加親切、更加高大起來。

毛澤東生前有兩件至寶。其一是馬。他騎着馬兒，翻山又越嶺，遠征二萬五千里，從羅霄山脈轉戰到長城腳下；其二是詩。毛澤東的政治傑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就是一部傳奇的、物化的史詩。而他的詩詞，很少不滲透社會政治意識。怪不得有人說，毛澤東，既是詩人政治家，也是政治家詩人。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創作了《七律．登廬山》。那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新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高漲、幹勁沖天，在中國大地上，生成一個熱氣騰騰萬馬戰猶酣，紅旗獵獵萬眾爭上游的恢弘場面。與此同時，國家也面臨着國際國內的極大困難。正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廬山會議前夕，毛澤東「躍上葱龍四百旋」，立足峰巔，極目遠眺，如畫江山，盡收眼底。面對眼前滿目蒼翠、險峻雄奇、雲遮霧繞的景致，詩人心中湧動着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萬丈豪情。於是，寫下這首壯麗詩篇。「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在詩中，毛澤東針對當時國際國內鬥爭形勢，表現出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勇往直前的決心與勇氣。

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創作了《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這首詩，最早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裡；1964年4月1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之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首詩在中國廣為流行。李進，就是江青。仙人洞，位於廬山天池山西麓，是一個由砂崖構成的岩石洞，由於大自然的不斷風化和山間水長期沖刷，逐漸形成天然洞窟。因其形似佛手，故名曰「佛手岩」。洞高、深各約10米，洞壁有「洞天玉液」等十餘處石刻。洞中央「純陽殿」內，置有呂洞賓石像，傳說八仙中的劍仙在此修道成仙。每當雲霧繚繞之時，便會驟添幾分「仙氣」。及至清朝，佛手岩成為道家的洞天福地，遂改稱「仙人洞」。

那天，流連毛澤東廬山詩詞苑，在情悠悠、思悠悠的狀態中，想起一份歷史資料——《郭沫若在廬山與毛主席的故事》。其中有這樣一些內容：一九五九年，登上廬山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八次全會的毛澤東，在百忙中，借景抒情，寫下《七律．登廬山》，並馬上想到了詩友郭沫若。於是，寫信給時任其秘書的胡喬木：「喬木同志：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郭沫若在接到信後，相繼寫了兩封信，談些個人看法和建議，交給胡喬木。毛澤東閱罷很高興，又寫了一信：「喬木同志：沫若同志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字裡行間，充滿可敬可佩的謙虛精神。

■毛澤東廬山詩詞苑。 作者提供

毛澤東詩詞創作的嚴謹態度，是一以貫之的。1963年冬，毛澤東在接見來訪的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外事兼組織書記、三十四歲的詩人桑托斯時，饒有興趣地談起了寫詩的方法：「有些詩寫好後，不能馬上用，要經過修改，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1965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元帥詩人陳毅，將自己所賦的幾首詩送呈毛澤東修改。毛澤東擠出時間，特地寫了一信，闡明為詩之道。他寫道：「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透過毛澤東這些言談、文字，其嚴謹文風，撲面而來。

詩能達人。毛澤東自幼喜賦、善賦，他一生寫了大量的詩，讀了大量的詩，評了大量的詩和詩人。有資料表明，毛澤東詩詞自1957年公開發表以來，陸續問世的共約100首。這些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的詩詞，是一代偉人留給世人的精神財富和藝術珍品。除了創作與閱讀詩詞，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偶有空暇，還會手書他喜歡的古詩詞。如果你走進毛澤東廬山詩詞苑，就能欣賞到毛澤東手書的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白居易《琵琶行》等極富個性、豪放大氣的石刻。

毛澤東兩首廬山詩，時間、題材、體裁等各不相同，但都蘊含着飽滿的激情，折射出堅定的信心。不論是現在，抑或是將來，只要我們傳承並保持這種必勝信念，同心同德、攜手並肩，前進路上就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就一定能夠披荊斬棘、勇往直前，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對毛澤東的最好懷念！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獨愛老殘

有學生來問：「晚清小說中，你最喜歡哪部小說？」我不假思索答：「《老殘遊記》。」學生有點出奇：「我還以為你喜讀吳趼人。」我笑道：「吳趼人，固我所喜也。但若『最』，當是《老殘》。」

不錯，猶記得當年，日做夜做，年紀尚輕，已覺殘矣，遂有筆名三殘。學生訝問：「誰是二殘？」答曰：「劉紹銘也。他有筆名二殘。」

年少時看《老殘》，只看了第一、二回，即覺此乃政治小說，乃劉鶚感時憂國之作。第一回東海之上，有艘八桅帆船，六舊二新，船身毀破，載着「不計其數」的男男女女，一副「民不聊生」的樣子；而管帆的各管各，「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裡亂竄」，「在那裡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看到這裡，我便悟到那艘破船正是滿清政府的中國；管帆的和水手，正是那些貪官污吏。這小說真的有意思！後來，老殘與二友駕駛小小漁船，意圖追上帆船救人。可是，帆船的人一番說話，意有所指，大發時論，字字有諷，句句有刺。這個又舊又破的中國，看來是無藥可救了。

原來這只是老殘的南柯一夢，而現實的老殘，是個走方郎中，行醫濟世，其意也是救人。

夏志清撰《中國古典小說》，評述六大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老殘遊記》不算「古典」，夏志清卻不忘此說部，後來補撰《老殘遊記新論》，斷言是「中國第一本政治小說」，還說：「作者與當代的諷刺小說和譴責小說的作者迥然不同，他探究國家的現在與未來」，因此，在晚清小說林中，劉鶚的成就「似乎大於他當代傑出的多產的李寶嘉和吳沃堯」，在我來看，「似乎」二字可刪。

《老殘》第一章開宗明義，述說了劉鶚的政治思想。在〈自敘〉中，他說：「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結語是「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看到這，撫今追昔，書生意氣，也已消弭矣。棋局已殘，何必再弈乎！

第二回「明湖湖邊美人絕調」，此真遊記之作也。劉鶚既以遊客身份，更以記者之眼之筆，記下所見所聞，行文乾淨清爽。我曾選此章，要學生分析新聞法則、特寫寫法，以增學識焉。

夏志清寫《老殘》，揀第八至十一回來論述，而我獨愛〈自敘〉、第一及第二回，已「滿足」矣，喜其飽含家國情懷、遊歷抒情。劉鶚之書，足蓋當代鴻文。若論排座次，彼當第一，次為吳趼人，再次才是李寶嘉。

■這版本詳盡，校閱甚佳。 作者提供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盤、逗(戥)、踢竇．的(扚)、周(抽)．塔(鎝)

某天，阿恩與新紮師兄的輝仔「行孖咪」。

輝仔：師姐，我「初嚟埗到」（初來乍到），有乜「唔啱唔着」（不對的行為），請多多指教！

阿恩：「行咪」呢啲手板眼見功夫，好易上手啫！但做到唔畀人覺得係擾民就有啲技巧嘞！

輝仔：師姐，咁你就快啲過兩招過嚟喇！

阿恩：冇錯，光天化日或者大街大巷，如果隨便搵個人查身份證，講真，係冇乜實質意義，唔怪得畀人「詐型」（埋怨或責罵）嘅！所以，我哋對眼要好似探射燈咁，掃下條街邊度有可疑人物囉！

輝仔：可疑人物？唔會喺「額頭上面鑿住」（把身份刻在額頭上）個喎！咁點分呀？

阿恩：咪就係喺唔適當嘅時候，出現喺唔適當嘅地方，做啲唔適當嘅嘢囉！

輝仔：好玄啫！

阿恩：有幾？好似半夜三更響墳場附近留連咁囉！

輝仔：我諗我明嘅！

阿恩：嗱，而家凌晨兩點幾，馬路對面嗰間銀行有條友喺櫃員機度摸高摸低……

輝仔：仲唔係想撬開個櫃員機，過去「踢竇」囉！

阿恩：睇睇附近有冇同黨先，咪得咁魯莽！

輝仔：係嘅，Madam！……周圍冇乜動靜喎……

阿恩：做嘢！

輝仔：先生，「揼錢」（提款）呀？

中年漢（語帶猶豫）：係，係……

阿恩：先生，攞個身份證出嚟睇下！

中年漢：正話先喺隔籬街畀差佬「盤」完，而家又嚟畀你哋「逗」多嘢，真「黑仔」（當黑）！

阿恩：先生，揼錢使唔使摸上摸落呀？

中年漢：冇帶個老花眼鏡，咪摸嚟摸去囉！

輝仔：Madam，check咗Ok！先生，冇嘢嘞！

阿恩：咪住，個背囊裝啲乜嘢？打開嚟睇下！

中年漢（抱緊背囊且語帶怒氣）：冇嘢睇！

輝仔：先生，鎮定，請你合作！

中年漢突然發難，說時遲那時快輝仔已把他按在地上，並把他的手反鎖在背後。阿恩隨即打開他的背囊，赫然發現一把牛肉刀和一支鐵筆。

阿恩：把刀愛嚟「劈友」（斬人）㗎？

輝仔：支鐵筆仲唔係愛嚟撬嘢！

中年漢：我冇嘢講，咪「的」我番去囉！

阿恩：好！同我「塔」佢番去！

回到警察局。

「坐堂」（報案室的當值主管）：喺邊度「周」個大叔番嚟呀？

阿恩：自己游埋嚟嘅，哈哈……

「行咪」時，「老散」會對市民，大多為可疑人物詳加探詢，亦即盤問，俗稱「盤」，作用是了解其當時的狀態、行為的可能傾向，甚或在有意無意間套得一些偵破某些案件的線索。

「戥」，讀「鄧」，是一種小型的秤，用來稱金、銀、珍貴藥材或重量較輕的東西。如用「戥」稱一包藥，人們會說把這包藥「戥一戥」；對於一些行內老手，只要把它放在手上「戥一戥」，他們已可告知它的大概重量。人們也會把「戥一戥」讀成「逗一逗」：

戥/dang6；變韻母→豆/dou6

對物件而言，「逗」這個行為有衡量其輕重的意思；若然對人而言，這個行為就是「睇下佢有幾多斤兩」，亦即試圖摸摸其底細。差人說的「逗下某人」也就是把他/她盤問一番的意思，所以「逗」「盤」所起的作用相同。

除了「盤」和「逗」這兩個進行盤問時的用詞外，近年警務人員多會用「踢竇」這個詞。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踢竇」妻子，多連同「好姊妹」（閨密）到丈夫與「小三」（情婦）同居之「窩」捉姦、鬧事、興師問罪。可能因為這是一個突擊且揭示罪行的行為，所以「踢竇」一詞便被借用。然而，不是每次「踢竇」也會「踢中」，即被踢的人物可能是一等良民，只是其當時的表現有可疑而已。

查「的某人番差館」中「的」的本字是「扚」，其一般的意思是用一隻手或兩隻手指尖相對握着。除這兩個意思外，「扚」還有「拉」的意思，那「扚某人番差館」就是指把那人「拉」回差館，亦即把那人帶返警署調查。

如已掌握某人的犯罪證據，警方有權或可下令「周佢番嚟差館」，即把該人拘捕歸案，當中的「周」的本字是「抽」。查「抽」也有「拉」的意思，通過以下音變，「抽」便讀成「周」：

抽/cau1；變聲母→周/zau1

如此看來，「拉」、「的（扚）」、「周（抽）」同義。

在逮捕的過程中，如疑犯被認為有機會逃走或作出反抗，當場的警務人員可對其「上孖葉」（鎖上手銬），亦即「鎖佢番去」，老差骨多會說成「塔佢番去」。查「塔」的本字是「鎝」，作為名詞時，「鎝」指金屬套，如筆鎝；作為動詞時，「鎝」有套上、裹着的意思。廣東人會叫舊式的「鎖」做「鎝」，「把門關好」做「鎝好/鎝住/鎝實度門」，後者的「鎝」就有鎖上的意思。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語背後

■ 江 鄰

頤和園之秋

頤和園之秋，是極美的。北京金秋獨特的韻味，淋漓盡致地滲透了園子裡的山水、亭廊、垂柳、荷花，還有風……

其實，頤和園之美，與季節無關。

從山水建築的佈局看，萬壽山、昆明湖構成其基本框架，精緻的人工景觀與起伏的山勢、開闊的湖面和諧地融為一體。皇家園林的恢弘氣勢中，充滿了自然山水的灑脫靈動，雖由人作，宛自天開。整個園子大小適宜，構思巧妙，疏密適度，豐富而不雜亂，整齊而不拘謹，富麗堂皇卻不盛氣凌人，處處充滿情趣。

像頤和園這種集中國園林藝術之大成者，任何季節、任何角度去觀賞，都是無可挑剔的。我這裡單說頤和園之秋，不過是一個偶然。三十年前，我初來北京，第一次遊頤和園，是在秋天。那是我來京後遊覽的第一個公園，不曾想就遊了個「中國四大名園」之首。其無與倫比的氣派，在我心中定格。從此，頤和園成為我遍遊中外園林的參照系。這次事隔多年後再遊頤和園，恰巧也是在秋天。

歐陽修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而山水之樂，終不過演繹人情與世故。遊覽頤和園，面對美不勝收的自然景色，想得更多的，卻是因這園子而聯結起來的諸般人物和趣事。也許，頤和園之美，正在於它豐厚的人文內涵。

與頤和園最有相關性的人物，自然非慈禧太后莫屬。次之，則是光緒皇帝了，還有溥儀。圍繞他們與頤和園的正史野史、典故傳說，常說常新。不過，當我漫步在斜陽餘暉中，腦子裡卻浮現出毛澤東與柳亞子有關頤和園的一段佳話。

柳亞子因與毛澤東幾十年的詩詞唱和而見諸史冊。兩人1926年相識於廣州，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國民黨要人中，柳亞子算得上是最早認識到毛澤東價值的。他1929年曾作過一首《存歿口號》，這樣寫道：

神烈峰火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
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

「兩列寧」指誰，柳亞子自註：孫中山、毛潤之。在柳亞子看來，惟這兩人能擔當起統領中國革命之歷史責任。其時，孫中山已去世，兩列寧只餘其一，而毛澤東還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可見柳亞子對其期望之高。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進一步稱譽毛澤東是「中山卡爾雙源合，一笑崑崙頂上頭」。毛澤東那首橫空出世的《沁園春•雪》，也是交由柳亞子發表的。

1949年3月，柳亞子應毛澤東之邀，與一批民主人士一道，由香港北上，共商建國大計。他被安排住在頤和園，風景優美，吃住也不錯。可是，十天過去了，毛澤東除了一次小範圍宴請，包括陳叔通、郭沫若、沈鈞儒、黃炎培、許德衍等數人，此外並看不出多少讓他在新政權中大顯身手的意思。柳亞子不免有些失落，寫了一首七律呈送毛澤東，發牢騷指自己一片丹心卻懷才不遇，暗示要回老家隱居。一個月後，毛澤東和詩如下：

欽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毛澤東在詩中回顧了與柳亞子在廣州、重慶的交情，勸其放開心胸，並以昆明湖比富春江，規勸柳亞子不要像東漢的嚴光那樣隱居，留京參與建國工作。

柳亞子深感欣慰，隨即回應了多首七律，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許，未必嚴光憶富江」，「倘遣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名園真許長相借，金粉樓台勝渡江」等句，表示自己會安心留在北京。

不曾想，後來卻訛傳為柳亞子賦詩向毛主席索要頤和園，遭到毛的痛叱：莫說沒有權力給你，就是有權力給你，把造兵艦用的八百萬兩銀子都給你，讓你像慈禧太后那樣好不好？兩個大詩人，藉頤和園表明心跡的一段佳話，生生被演繹成了笑話！

昆明湖心有一個小島，名曰南湖島，以著名的十七孔橋與東堤相連。島上主體建築涵虛堂，與萬壽山佛香閣遙相呼應。涵虛堂內有一個關於慈禧、溥儀等人老照片的展覽。步入展廳，迎面醒目處懸掛着毛澤東、周恩來款待溥儀等人的一組照片。上方印着毛澤東1960年5月9日接見外賓時的談話：「有一個皇帝，他在北京，名叫溥儀，他從三歲到六歲統治全中國，統治我們，後來被推翻了。他現在很有進步，他已經被赦免，不是戰爭罪犯了，恢復了他的自由，他說他現在真正解放了。他是這樣的人，我們也並不殺他，改造好了，還有工作能力，只是不能再做國王就是了。」這組照片的斜對面，掛着溥儀戴老花鏡補襪子的擺拍照。看着那穿針引線的認真勁兒，頗讓人感觸。

南湖島往南，東堤與西堤交匯處，是一座造型獨特的圓拱橋——繡漪橋。繡漪橋位於號稱「帝都龍脈」的昆明湖一長河水系要衝，素有昆明湖第一橋之稱。清代帝后來頤和園，常從西直門外倚虹堂或樂善園上船，經長河進入昆明湖。為滿足行船需要，繡漪橋被建成了高拱單孔橋，北京人習慣稱之為「羅鍋橋」。橋拱兩旁一副石刻對聯，唯美而瀟灑：

螺黛一丸銀盆浮碧岫
鱗紋千疊壁月漾金波

站在繡漪橋高高隆起的石板路上，望着斜陽下碧波萬頃，輕舟遊弋，垂柳依依，荷葉田田，想着頤和園的前世今生，彷彿這園子的安謐，正經過橋下的湖水，連接着近代中國的風雲激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果真是天涼好個秋。